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俗話傾談 第三卷

邱瓊山 邱瓊山先生，係廣東瓊州山縣人。其祖叫做邱普家，有餘資，生平樂善，好救濟貧難。凡春耕之時，貧人無穀種者，或來乞借，即量與之，待至禾熟之日，收回谷本，不要利也。若有負心拖欠，亦不計焉。遇一歲大饑荒，邱普自捐米賑濟，煮粥以救鄉鄰，而遠近之病餓者，仍死亡滿野。邱普買幾處荒郊之地，設為義塚。請人執拾屍骸，埋藏安葬，免暴露焉。其義塚在縣內第一水橋等處，若亂葬墳也。每遇清明時節，多具紙錢酒飯，祭奠於義塚諸墳。生者含恩，死者得所矣。

邱普生一子，名叫亞傳，娶妻後，少年早死。眾皆歎惜，怨皇天有眼虧負好心人。邱普亦不甚悲傷，安於命運。嘗對人曰：「我少時遇一個名公先生，精於睇相。斷我之相，富而不壽，無子無孫。後又遇一個批星盤先生，精通命理，我求其算命，他亦批我短命無兒，若問孫不必言矣。由是凡遇睇相算命者，無不求其判斷。所有批斷，亦是多同。後十餘年，總不再問。今既失子，而幸有孫。子雖亡，而我尚在。唔通靈一半，唔靈一半也。抑或我不久要死，而孫又死也。近有算命者，話我八字依然一樣。而睇相者，話我骨格人不相同，將來福未可量。唔通半生修善，不報於其子，而報於其孫，屈抑在眼前，而優游在後日。欲問諸天，而天極高，相離百千萬丈，雖問亦不聞聲。而《易經》云：為善降祥。禍福興衰，不如靜把寸心，問之自己而已。」

邱普之子既死，剩得一孫，名叫亞濬，即係邱瓊山先生也。

邱瓊山幼年喪父，其母李氏，苦志守寡，上則孝順翁姑，下則撫養孤兒。日夕勤勞，不敢有慢。更能體貼家翁之意，寬厚待人，亦為其子造福也。邱瓊山生得聰明，勝人百倍。經書一讀就熟，過目不忘。數歲初入學堂時，有歸田官，生得一子，年紀亦幼。遂會三五小童，請一個先生教專家館，封窗誦讀。

一日間，亞官仔歸家，食罷，天落大雨，瓦上有幾點細漏，滴落邱瓊山之書台。邱瓊山遂將自己書席移去亞官仔個坐位之處，將亞官仔書席移來自己坐位之處。因近在皮邊，易於移換也。此幾點漏，大雨時方有，非大雨亦無也。及亞官仔回館，見自己檯面上有濕氣，又見不是；日時坐位，知係邱瓊山所移，遂要苦苦換回，不換不肯。邱瓊山曰：「你讀書，我亦讀書。雨滴落來我在坐，你不在坐，唔通白白由得懶瀟瀟頭殼麼？你如今歸來，天又有雨，駛乜換呢？」亞官仔曰：「你坐之處，原係我舊日書位呀。」邱瓊山曰：「你講舊日點似得我講先時，先時移來，就係我坐在此。猶之乎我買你田，現在耕種，即是我田。唔通你講祖公耕過，重係你田麼？事以現在為真，又以舊時為假咯。」

教學先生見他兩個幼童如此爭論，亦覺好笑。其時亞官仔年十二歲，邱瓊山年僅八歲。兩人當時學做對聯，亞官仔時時自稱本事，先生曰：「我出五個字，但能對得通者，我就幫佢為是。」亞官仔曰：「好呀，好呀！做得，做得！包要贏佢。」

先生出對曰：「細雨肩頭滴。」邱瓊山即答曰：「青雲足下生。」先生贊賞曰：「果然好對。」亞官仔曰：「佢好得過我個比。」先生曰：「你點樣好法？」亞官仔曰：「等我想通透，然後話你知。」由是摩頭摩耳，眼望天，腳拍地，磨嘛墨，又拈嘛筆，走去小個處企住，想一回，行理書位，坐住椅，扭完手指，伏低抬頭，都唔想得。先生曰：「你勿咁多事，算佢第一罷了。」亞官仔忽然歡喜曰：「有咯，有咯。」先生曰：「點樣對法？」亞官仔曰：「對頭係細雨肩頭滴，我用咁樣對法曰：流濕到衫襟。你話妙到極唔呢？」先生笑曰：「唔通，唔通。」亞官仔曰：「上下相生，文情貫串，何得話唔通？況且流濕因雨滴而來，衫襟與肩頭相近，但個比由雨講翻到雲，未免倒亂。雲起山頭，空中來往。佢又不是神仙得道，安能足下生雲？照講起來，佢個比不通，我個比第一。」先生又笑，邱瓊山亦笑嘻嘻，書位總不肯換。

亞官仔忿忿不服，哭去歸家，將委曲事情，如此如此，投告父知。歸田官勃然大怒曰：「佢唔可惡，就瞧我唔上眼，但點樣好對法。快叫佢來。個龜蛋唔對得好，收拾佢。」即使家僮到書館，叫邱瓊山來。先生知到歸田官發怒，定必生氣，又畏佢幾分，唔敢攔阻。邱瓊山聞之笑曰：「佢曉食人麼？佢有咁大個口。」手執一把葵心扇，斯斯文文人到大廳內。見了歸田官，拱嚇手曰：「老太爺有何見教？」話完了不得咁雍容，了不得咁淡定。歸田官怒曰：「你移換我仔書台，尚講咁多反蠻說話，實在大膽無禮，太過欺人。」邱瓊山笑曰：「膽自心生，福由心造。所言所做，自問一心。論起移換書台，不過幼童情趣。老人家胸藏萬卷，量可包天，何必因些小事情發聲怒色？若以為欺人太甚，此句說話都要想嚇為祝。」歸田官仍然怒氣未息，曰：「不用多言，且看你如何好對。」邱瓊山曰：「好話咯，不妨指示。」歸田官遂出七個字云：「誰謂犬能欺得虎。」邱瓊山即企起高聲應曰：「焉知魚不化為龍。」歸田官一聞大驚，即拍案起身，拱手低頭曰：「拜服，拜服。老夫肉眼無珠，自知得罪。我仔係豚犬之見，你個小孩子將來係龍虎榜中人也。」邱瓊山曰：「蒙老人家過獎，小子豈敢當哉。」

歸田官又叫個仔向邱瓊山拜謝，亞官仔曰：「你話我就唔好對麼？我駛服佢。」歸田官曰：「你唔服點樣對呢？」亞官仔抽身抽勢，走落天井，看過金魚缸，望嚇各樣花，行埋來，點頭得意曰：「對頭係誰謂：犬能欺得虎。我對曰：豈知蟲可化為蚊。重唔勝過呢？」歸田官聽聞，亦覺可惱，又見好笑，遂罵曰：「你個蠢才，勿氣死我罷咯。」亞官仔一肚局宿氣曰：「我與佢句法相同，又同了三個字，只爭四個字不同耳。況且佢講得荒唐又有憑據，誰人得見魚化龍呢？就係父親你都唔曾見過呀！我講沙蟲變蚊仔，人人共見。道理至真實，最忌虛福我句對文重實過鐵釘，落水都唔浸得爛，重話唔好過佢麼？」

話完，引得邱瓊山掩口咁笑，歸田官搖頭歎氣曰：「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尊。你之謂也。」又對邱瓊山曰：「亞濬唔怪得你非凡。本來你亞公一生樂善，好事多為，所以出到你咁精靈秀氣，脫俗超群。我自問生平右乜好處，故此出到個的腳色，無用蠢才，悔之無及。」自後，遂加意厚待培護慇懃。而邱瓊山之聰明震動遠近。

明朝正統年間，甲子科中解元，甲戌科中進士，連點翰林。

其祖邱普老而康健，紅顏白髮，親見榮封，始信天不虧人，心田變相。其後，邱瓊山做官，升到太子少保，兼武英殿大學士。死後稱為文在公，入祀鄉賢，為廣東之名人也。世俗所讀《成語考》一書，係邱瓊山自己所作，亦可見其才學矣。邱公本名濬，係瓊山縣人，後人不敢直呼其名，而稱為邱瓊山，恭尊重之也。

種福兒郎

明朝之時，浙江鄞縣，有一人姓楊名忠諫。家貧，以教館為業。其教子弟讀書，先以動靜規模為緊要，再教之以孝悌，好講古事以發其心，故入其門者，多曉禮義，而不至於曉瀆，鄉裡稱其善教。每年學生至二三十人，修金亦有大半百。忠諫勤於教人，而儉於自奉。鹹魚青菜足以供餐，其待母也必以酒肉。母之飲食雖少，而忠諫慇懃敬勸，歡喜奉承。故教館不欲遠離，若常得親近母也。生平最憐憫孤寡，凡寡婦被人欺，必多方扶護之。孤兒之貧者，來讀書，則不計修金，聽其自獻。

楊忠諫，一童館先生耳。能教人以道，奉親以誠，憐孤寡以義。其立身處世，有此三大善，即為種福之根。

楊姓之族分數房，惟忠諫之房最弱。財少丁稀，每為另房所侮。有二房人多財足，恃勢欺凌。而最強橫者，楊崇蘭也。

崇蘭有二子，長子叫亞況，次子叫亞梯。生得聰明，習為奸惡，而崇蘭之勢如虎生翼矣。常理太祖數吞騙蒸嘗，莫敢與他清算。

忠諫自以立心正直，祖宗產業，不可糊塗。一日，話崇蘭曰：「數目多年未曾清計。今欲於某日，對簿合族，見個分明。」

崇蘭曰：「你大膽，敢與我為仇，你將死矣。」

嘗見各處祖宗數目，或各房分理，或各房輪理，或公舉賢良者而理之，或交有權勢者而理之。此祖宗之人亦眾人之意也。乃有一等貪心，自懷私見，每事從中染指，借此分肥。抑或借用虧空，未能還得，遮遮掩掩，混鬧糊塗，年推一年，月推一月，以至蒸

嘗拖欠，數日難清。忍氣吞聲，眾心不服。你之敢為吞騙，自作把持。所恃者自己有權勢耳，自己居尊輩耳，自己兄弟多子孫眾耳。以為你想抽我後腳，無奈我何，誰敢與我抗也。獨不思數目者，太祖之蒸嘗也，凡做子孫皆有份焉。不過以你明白而經理之，非取你貪心而求你吞騙也。你能吞騙，則作自己為至精靈，而睨輕眾等子孫，皆為無用之人，為蠢才，為廢物矣。此一錯也。無；隆族眾心惱不平，而祖宗先靈且作你為對頭，為仇寇矣。先人！界下幾多踴躍，而後積此蒸嘗。

遇著一二貪心，東文西離，漸為消散，竟至人心冷淡，拜掃無情，祖宗之發出多人，又不如生少你一個也。

此等人就是看騙得財，子孫終無結果。如若不信，看嚇各村吞嘗產者個的後人。

楊崇蘭因忠諫之語，懷恨在心。遲日使二子楊況、楊梯窺探。忠諫出外，截在半途，故意撞膊而過。楊況詐跌在路旁，遂大罵忠諫曰：「我既閃避，為何你推倒我也？」發起凶性，兩兄弟你一拳，我一腳，打得忠諫眠在地上。兩兄弟詐成，忿忿而去。

忠諫既受傷，慢步歸家。各兄弟惱恨不服，欲去告官，忠諫止之曰：「不可，不可。告官決不能取勝，何也？其財雄，其力猛，其口刁，其心險。合用之可以制人，常用之足以造孽。彼將為天所棄矣。何必破財產而與他結訟哉。」各兄弟曰：「彼強，我則不合，終無了期。不如多請凶橫與他一戰。」忠諫曰：「虎與虎鬥，麒麟遠避其鋒；雞與雞爭，鳳凰不施其力。君子樂得為君子，小人在自做小人。你怕嘍，我急而修善，為人盡道，定見福蔭兒孫。空忿不平，都自無益。」眾曰：「修福，吾不信其說。報應甚遠，能等得幾時親見呀。你信因果，你做多的好事，看你兒孫昌盛而已。我等無此意，與善無緣也。」楊忠諫曰：「肯做則有緣，不肯做則無緣。」各兄弟亦不能從其語。

楊忠諫之忍氣也，大有見識矣。力能舉鼎，不與盲牛鬥；工夫決走如飛，不與顛狗鬥腳步。何也？佞盲，我唔盲；佞顛，我唔顛也。忍氣，免目前禍患；修善，望後日榮華。胸中有一個大主意。並能識出，崇蘭父子家運當衰，出此妖孽。勸眾兄弟修福，以求興旺。無奈眾等善根淺薄，不肯相從，自表其心。惟有各行各路，各修各德而已。

楊忠諫自老母死後，設館於市鎮墟場，門徒日眾，家道日豐，而濟人利物之心，功修日積。生得二子，大仔名自懲，第二仔名自創。兩子讀書長大成人，學習衙門事業。楊忠諫止之，要兩子教館便罷。誰知兩子決意不移，忠諫曰：「公門路上好修行，你能善心，亦積福之道。」

自懲做縣衙門刑房書辦，自創做撫台衙門兵房書辦。自懲性樸實，心地慈祥，常勸人不宜結訟。自創性浮誇，心地奸詐，常勸人不妨爭訟。嘗對人曰：「吾之兄，蠢人也。食衙門飯而有衙門田耕麼。既執此藝以藏身，即當索此財以養命。勸人唔好打官府，由得自餓死嗎？世事不平則鳴人，至告官必有冤屈之處，訟不得伸，忿何以解？吾不曉兄之意，別具一副肝腸也。」自懲聞之歎曰：「父之德足蔭後人，弟之心其折盡矣。」因寄書勸之。自創笑其愚也。自懲做衙門，遇犯罪之人由遠來者，即叫家人煮粥以供食之，恐其遠行饑渴，轉生病也。後有一個姓蒙之官，來做知縣，性兇殘，至憎賊。凡審犯則怒氣不止，愈怒則鞭撻愈多，每有打至死者。楊自懲上堂跪稟官前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敢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喜尚不可，何況怒麼？」官念其誠，從此減輕刑辱。

其弟楊自創巧於謀算，護財至一二萬金，自懲慎於取財，只存二三百兩。自創所交遊者，必以聲勢為尚；自懲所相與者，不以貧賤為嫌。自懲有四子，自創亦有四子。自創之子多習於偏，自懲之子盡歸於正。自創之子亦讀書，亦入學，亦中舉，亦發財，不滿三十年，而漸歸零落，衰敗無存。

楊自創一生好計，走入偏門，自己發財，仔又發達，一門富貴，榮耀一時。旁觀者必話自創之輕輕勝於其兄之古董也。殊不知所享之福，俱由其父修善中來，正因自己不修，又做諸多折福。自己慌折不快，又叫數子幫手折之，無論科名草、吉祥花、子孫枝、平安竹，盡皆斬削，連福根都鋤起矣。

楊自懲所生四子，守陳、守隅、守隕、守陞，其孫茂元、茂仁、茂義，或中進士，或點翰林，同朝七人俱為顯官，或為御史，或為中書，或為侍郎，或做給諫。而楊守陳之官升至東閣大學士告老歸田。所居第宅，住在郭縣城南鏡湖邊。有一個漁翁，吟一首詩獻與楊守陳云：

昔年曾向此中過，門巷幽深長薛蘿。

令祖先生方秉鋒，賢孫學士未登科。

將軍曹氏墳連隴，賣酒王婆店隔河。

此日重經新第宅，輕舟緩棹聽弦歌。

守陳見詩歎賞不置，謂漁翁曰：「你作此詩，可為吾家之寶也。當珍藏之，以示後人。」

看珍自懲個班子孫如此富貴，其榮華昌盛，又與自創之結果大不相同。楊忠諫一生為善，種落福根。

自懲又發奮加修栽培，積厚如山頭起屋，錦上添花，更高一層，更勝一著。究竟深山格木，古心古道，終為大用之材。而柳葉桃花，雖取豔一時，終非耐看。

此所以同胞兄弟，作用各有不同。

又說楊崇蘭之恃勢欺人欺物不知幾何。其後二於亞況、亞梯販運於岳州，經過洞庭湖，遇大風覆舟，沉水而死，家中人並不知也。後有鄰村一人，叫做胡永清，亦往岳州，過洞庭。

一夕灣船於湖邊，月影微茫，聞鬼哭之聲，終夜悲吟不絕。次早見沙上有數行大字，寫成詩句云：

長鯨吹浪海天昏，兄弟同時弔屈原。

於載不消魚腹恨，一家誰識雁行冤。

紅妝少婦空臨鏡，白髮慈親尚倚門。

最是五更淒絕處，一輪明月照雙魂。

尾寫云：「楊況、楊梯兄弟同題。」方知即是楊崇蘭之子也。歸來報知，一家大哭。崇蘭自二子死後，門戶日衰，而世事諸多不就。楊忠諫之子孫日新月盛，或遇忠諫，自己掩面而不敢見焉。

種樹看結果，做戲看收常做人要看到盡頭。出幾個兒孫，點樣腳色。一好一丑，兩下分明，方能定得勝負。猶之乎做戲，每日要掛完廿四個牌，然後收常每見開台之時，個班好仔，耀武揚威，這文那武。

有的做花花公子，有的自稱太保爺，占人田園，霸人妻女，打人頭殼，傷人性命。百般醜態，敢膽為之。

而奸仔之父兄，包庇心偏，容縱子姪，代為出計，指點行藏。而被累之好人，無端受苦矣。此時被累者，叫天而天詐作不知，叫地而地置之不理。地下咁多人，全住主棚，咁多人。坐祝你望，我望，眼白白見奸仔，害得人咁淒涼。氣唔平，心唔服，欲殺他而不得，欲救彼而不能，而無容你惱悶也。你莫行開，且睜眼看看，再一時間，掛一個牌，而好人走脫矣。又掛一個牌，而得人打救矣。又一時間，而奸仔敗露矣，好人出身矣，好人殺死奸仔矣，奸仔無處藏身矣。小武打死的，二花面打死的，公爺打死的，而一班奸仔唔利得幾多個矣。所以好人每受虧，先磨練一著。果能做出忠孝節義等事，必為天地所哀憐，鬼神所庇佑，終有出頭之時也。古人戲棚對云：奸仔似虛花盛極，終須無結果；好人如夜月，缺時究竟有團圓。是經歷世情見得世界之語。

閃山風

山西當商，多在江南金陵大城，放官賑結黨為之。有一放賑客，係姓關者，亦山西人。在金陵大鬧煙花，折去資本，所存白銀二百兩，思得一計，專放私債，苛剝重利，九出十三歸，誠妙算也。

蜂狂蝶亂賞花枝，骨軟魂消日日迷。

散去錢財偏不惜，還從私債剝人皮。

因平日交結衙門，差役係佢心腹，故能以聲勢嚇人。人皆畏懼，眾加其號曰「閃山風」，言無情之暴氣也。

有一人姓朱，名大寬。家貧，以賣菜為生，而又好賭。向閃山風生揭錢壹千文，計及二年，共計利銀三兩。不但指大於臂，而且發重於身矣。閃山風之放債於人也，必待其利有一倍，然後往問取之。又因朱大寬有病在身，屢積屢重。到此時，每日持刀往索，不許拖延。朱大寬約以一月十五日，賣了幼女，本利一並清還，斷無失信。

到十六早，將僅天光，閃山風到了門前，持刀直入，問朱大寬曰：「本利交來。」大寬伏地叩頭乞曰：「事尚未成，容遲十日。」閃山風喝罵曰：「你無口齒，屢次催之，你不知我威名，作我為兒戲嗎？有刀在此，你唔殺我，我要殺你。即刻了此事罷。」話完，即將刀柄向與朱大寬。其意以為，大寬見我如此心急，定必剪頭賣發都要即時清還咯，實在恐嚇朱大寬，令他心怕而已。大寬心內一想，見佢來得咁凶，均之一死，不若先下手為強，償了佢命。就接住刀柄，盡力刺去佢肚。閃山風叫痛一聲，用手掩住傷口，發腳走出。

登門尋死罵聲多，罪滿難寬奈乜何。

快的拈刀來殺我，即時要去見閻羅。

走過橫街，有一間米舖，其東家叫做王其勉，一向父子與閃山風熟識。見其惶走過，叫一聲：「老關，請人來飲茶呀。」閃山風不能答。走入，坐椅未定，忽然跌倒在地，血從肚內衝出，滿地紅水橫流。嚇得王其勉魂驚膽破，連聲大喊救命。

左右鄰鋪走來，望之，氣已絕了。

通傳街坊地保，眾將此事鳴官。山西放賑等商又聯呈控告。

官來驗看，鎖王其勉，回衙開堂審訊。先問街坊鄰鋪，各對以不知原委，只聞叫救之聲。又問王其勉，答曰：「小的與佢係好朋友，佢走過，叫佢飲茶，不知其被何人所刺，就死在我鋪。」太爺曰：「既被人所傷，何以街上並無血痕？顯然係你因仇殺死。」街眾稟曰：「王其勉實係與關客相好，非有夙仇。」

太爺曰：「既無仇，何以死在佢鋪？」街眾不能答。太爺喝曰：「不打不招。」叫差役重打壹百，王其勉不肯招認，連用夾棍夾了幾堂，打了幾次，打得皮開肉裂，夾到腳折頭昏，迫於無奈，只得認白日殺他。

冤枉難招要你招，兩旁夾棍一條條。

幾回魂魄飛天外，但乞嘗恩片刻饒。

照大清律例，要刀與傷口相符，方能結案。太爺問取其刀，王其勉說藏於這處，著差役搜尋不得，又說藏在那處，又搜尋不得。又打兩次，押在監房。王其勉之子，叫做亞勤，見父受苦淒涼，心有不忍，直到官前，願代父死，太爺不准。

亞勤見無法可救，遂將紅紙寫一長條，貼於當眾之處，其詞曰：「閃山風之死，必有仇人。吾父冤枉難招，實為淒楚。今父所存家產，約值千金。若是兇手之人，有憑有據，取出刀來，肯來實認。我願奉銀五百兩。先交銀，後到案，決無反悔。三光在上，實鑒臨之。」朱大寬初刺閃山風也，見王其勉無端受累，本欲甘心償命，直認鳴官。退後一想，見老母有六十餘歲，恐生養死葬，照顧無人，是以隱縮。今見長條所貼，有銀五百，可以安家，遂使人去問王亞勤：「真實是否？」亞勤曰：「你若不信，請理通街老誠人等，立了合同，先交銀為證。」

朱大寬接銀回家，攜刀到官處，將始終原委稟明。事跡如此如此，此刀係刺閃山風是實。官看此刀與傷口相符。論起殺人償命，理所應然。關客既如此惡勢，威逼貧人，自有取死之道。

此事不知真假，未肯盡信你一言。即著一心腹家人，查訪定案。

其家人回報曰：「訪得。死者叫做閃山風，索債俱用持刀相向，逼人賣仔賣女，致人忿氣自盡者屢次有之。」

食人骨血破人家，未必黃金兩手拿。

半世積理冤孽帳，一場風起路飛沙。

太爺曰：「閃山風該死有餘，勒索錢財，今竟何用！但你為兇手，律例難寬。照事原情，當減一等，充軍為是。」發往烏龍江而去。

去了十個月，遇乾隆元年，皇恩大赦，歸家養母。自後發奮，竟做好人。

又說王其勉，本係安良守份做生理之人，何以橫禍飛災，無端受屈？原來王其勉之兄叫做王其敏，其敏以販賣豬仔為生，養父母與弟，無不盡其誠意。弟長大，又出錢與之婚娶，是王其勉之受兄恩也，可謂深矣。

當年養育得哥哥，又況恩深娶老婆。

若使發財應報答，同分產業不為多。

及後其勉做生理髮財，兄因病後困手，其勉總不照顧一毫。

兩兄弟輪養父母，一五一十，必要計清。未幾父死，兄亦死。

只剩一老母，與大嫂輪流供養。嫂有二子讀書，歲底散館之時，尚欠修金兩元。先生催得甚緊，嫂惶無計，向王其勉曰：「求二叔借銀二元，交與先生清數。」其勉曰：「要銀未嘗話有，但係明年正月即交回，我方能做得。」嫂曰：「我到春來麥熟，自己唔食，都清還於你。」話完，不覺暗淚滴下。其勉曰：「你勿怪我。數還數，路還路，亞叔還亞叔，大嫂還大嫂。你莫話我唔好，我唔借過你，重有得過你。」苦嫂拭淚曰：「我唔係話亞叔唔好，總之，怨自己家窮耳。」

太無情義太無良，嫂姪艱難實慘傷。

不念一毫孤苦事，只知自己顧私囊。

一夕，由舖歸家，回至村外社壇，壇上先有一人在坐，日近三更，鬆陰月影，涼氣風生。其勉以行得倉忙，身中出汗，不免登壇息步，一爽襟懷。與在坐者，略相稱問。初未識為誰人，近細看之，乃胞兄其敏也。其勉知為鬼，大驚，但念兄弟至親，不須迴避。神魂稍定，問兄在此何為？兄曰：「心中煩悶，並不能睡，故在此貪涼耳。」問弟近來生理好否？其勉曰：「並無好處，不過平平而已。」兄勃然大怒曰：「細佬點樣謂之乎。你忘兄之恩而不顧其姪，不憐嫂之寡，而薄待其親，世事至此不平甚矣。我最惱不平人，等你好久，今毒打你一場，而泄此不平之氣也。」話完，即揮拳亂毆。

妻兒愁苦哭聲頻，有弟同胞不作親。

雖在九泉難閉目，奮將拳打負心人。

其勉伏地叩頭曰：「亞哥，唔好打咯，打咁多好咯，我怕你咯，我知錯咯，亞哥。」其兄曰：「打死你，打死你。」忽來得一個白鬚公，手扶拐杖，行理勸曰：「唔好打，唔好打，打乜樣呀。手足之情豈可自相殘害麼！」即將拐杖攔住其兄。其兄曰：「個的手足，實在都唔係人。我能顧佢，佢不能顧我，講甚麼手足呀！我不是打細佬，打負心人耳。」白鬚公曰：「你細佬之事，我盡知之。佢前世修過善功，今世應有福享。總係今生變性，刻薄無情。灶君上奏於天，玉帝命飛天大神查訪的確，福根削去，災禍臨頭。有人代你苦打於他，無用你咁，惱氣也。你有你好處，你雖貧困，有好兒孫。不信我言，試看後來光景。」

前生修福今生受，得福而今又作殃。

有等貧難修善果，將來發達有賢郎。

其兄由是放手，其勉起來不見了白鬚公矣。其兄忿忿下壇而去，其勉發腳走歸，睡到牀中，神昏氣短。妻問：「因乜事幹？如此慌忙。」其勉曰：「我遇著鬼，被鬼打我。」妻驚曰：「乜樣鬼呀？你遇個的係大頭鬼？長舌鬼？抑或吊頸鬼？跳水鬼？男鬼？女鬼？竹篙鬼！瘟屍鬼呢？」其勉曰：「俱不是也。係亞哥鬼。」妻曰：「鬼做亞哥，唔通你就怕佢麼？」其勉曰：「此鬼非他，

就像你伯爺作怪。」妻曰：「伯爺明可惡，查出佢年庚八字，請喃魔先生大鑼大鼓駛的符法，收佢人禁器。」

其勉曰：「你勿高聲，白骨無情。佢聽知，連你都作怪。」妻曰：「我有名叫作惡婆，駛乜怕佢呀！你大嫂我都唔讓佢一分，都要治佢。生者不怕，要怕死者麼！」

孤兒寡婦總之難，仰面求人幾個彎。

為叔不來相照顧，孀娘又是恃凶蠻。

其勉受嚇，病了一月。然後回舖，不滿半月之久，又遇閃山風一案，破去家財大半。歸家又病一年，其子亞勤變性，賭蕩花消，閉埋個間舖。王其勉一貧如洗矣。

兄之二子，長大發財，遵循守慎，孝義可稱。其勉倚賴兩姪，養老終身。亞勤無所歸著。

哥哥兒子正當興，弟歎人財兩不成。

天惱無情憐有義，到頭好醜自分明。

九魔托世

浙江湖州歸安縣，有一個財主，叫做王柱偉，先父遺下家財十萬。十八歲娶妻徐氏，至三十二歲共生九個仔。可謂丁財兩盛，衣祿豐盈。半世未曾做一好事。時值大饑荒，餓死人無數。徐氏謂夫曰：「我家錢財足用，何憂子女饑寒。現當凶年，人多餓死，安能見死不救，坐觀滿眼淒涼？我欲將銀數千，買米賑濟，未曉丈夫之意，以為好否？」

欲與夫君細酌斟，濟饑救死發真心。

婦人有此慈悲念，即是尼陀觀世音。

柱偉曰：「賢妻所言甚是道理。我聞古人為善，福蔭兒孫，況自己可以做得來，亦是代天行道。」於是搭兩個大施粥廠，男廠、女廠各列東西。初發手買米，約銀六千，本欲賑濟鄉鄰，誰料各處聞之，愈來愈眾，僅半月，米既成空。而一二百里之內，尚來不絕。攜男帶女，叫苦啼饑。老者扶杖而來，幼者手抱而到，紛紛似蟻逐，遂如雲得飽一餐，願行百拜。柱偉不覺善心勃發，慷慨豪雄，任意揮金，呼群助役，搬柴運水，奔走如雷。廠列星排，好似屯軍散飽。如此者，賑至五月中旬之後，田禾將熟，人各歸家。破費資財，共成七萬，柱偉毫不掛意。且自喜為獨出一時也。自行賑後，千里馳名，或出遊行，見之者莫不指為大慈悲生菩薩。眾謂寶燕山濟人利物，五子登科。王柱偉做此陰功，定必九子連登開科發甲，柱偉夫妻暗喜。

亦謂修善者得福。此後天官賜福，而且五福臨門矣。

仰首呼天天不聞，天公難救眾人身。

誰知遇著王財主，財主原來救得人。

王柱偉自賑饑之後，其子或廚、或嘔、或跌、或傷，不滿兩年之間，九個仔都死乾淨。人皆歎惜，話天眼無珠，虧負好人，無怪世間有的一毫不拔略。亦有等說：「時歲饑荒，天意要將人餓死。王柱偉大施賑濟，逐一救生。分明勾天與天作對。構父母都有罪，何況構天。」柱偉夫妻閉門日哭，哭得眼胞腫起，大過雞木成肉（音在）。徐氏怨曰：「我估修善有報，誰料無功。早知賑濟構天，我自一錢不出。今既家財大破，子又俱亡，何以為生？不如一死。」夫妻想尋短見。

究竟其中委曲，死亦難明。聞人話話得仙來，方能知得因果。於是掃潔廳堂，焚香淨幾，燒符念咒，禮拜當空。來得一位觀音大士，童子扶乩。此童素不識字，亂字揮灑如飛，寫來明明白白。其文曰：「王柱偉唔怪得你傷心，唔怪得怒氣。你知先父之夙世原因乎？」柱偉跪稟曰：「不知。」乩曰：「你父生前原盡孝悌，係做生理之人。有憐憫心，扶危救急，積成善果，今世應享豐財。無奈一轉今生，忘卻本來面目，貪財重利，刻薄成家。怨氣上衝，天神震怒。分發九魔下降，托生你家。九魔者，天上之掃把星，人間之敗家精也。你父所積者，好多產業，其實好多冤業。你所生者，望其為興家尚子，其實俱是亡家賊子。將來長大，賭蕩花消，姦淫邪盜，種種醜丑，拈辱門風，以報你父一生陰謀暗算之罪。豈料你夫妻發念，大結善緣，動地驚天，救人數萬。上帝將九魔收回，天上賜過五個好仔，另有兩個文星降世，顯你門庭，大享榮華，拭開人眼。你不須苦惱，且放心懷，因果原由一言剖白。」話完，大士回去矣。

濟饑只望大榮昌，豈料翻成一掃光。

為祖不修殃後代，諸孫俱是大魔王。

王柱偉聞言，方知明白。

自後，夫妻相勸，盡解愁懷。不及八年，復生五子。長大讀書，亦皆入學。第三仔所生兩孫，長孫叫做王以銜，次孫叫做王以銜。教以讀書，少年人學，及至考等，遇一個學院大人，叫做寶東臬，來湖州考道試。在明倫堂講書，講大學。首卷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」個一章書，講得極有精義。當時數百秀才在此共聽，亦作平常，惟王以銜兩兄弟聽到入心，以為至精至妙，勝過高頭講書解法百倍。

二十餘歲，兩兄弟同科中舉。上京會試，是年，係乾隆六十年乙卯科，又遇寶東臬做大總裁。會試頭場，首題出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。此這謂民之父母。」共三句。以銜兩兄弟，作得極好，意義精微，文章中試官，合了寶東臬之意。

開榜看來，王以銜中了第一名會元，王以銜中了第二名進士。

當日聽書在學宮，會元題目在其中。

作來喜合宗師眼，方信文通運亦通。

當時各舉人有不能中得者，造起是非，話天下咁多大非凡不少，何以第一第二俱係佢兩兄弟中呢？況文字意思與高頭講章微有不合，似不公道。各有浮言。

當時和珅做好宰相，素與寶東臬不睦，時時想陰謀害他。

剛遇會試，各眾浮言，遂具本章奏之。皇上話：寶東臬今科會試所取第一第二名進士係同胞兄弟，文章不甚精工，此中必有徇情，應交禮部議處。皇上准其所奏。禮部議寶東臬罰俸降級，第一名會元趕逐歸家，不准殿試。和珅有一個西賓，教其公子之先生也，亦中進士。去拜見和珅曰：「遲日殿試，未知作得好醜。如何惟望相公另眼相看。提高後手薦拔之恩，同於天地矣。」和珅曰：「翰林三及第。我與聖上做主意。但名字彌封，不知誰是先生之卷。此處難以著。方須用淡墨寫卷，作為暗號。我自然有關照也。」既殿試後，和珅取卷本看，忽然執得一個淡墨卷，看過亦好文章，和珅喜曰：「此必西賓之卷也，我自有講法。」遂對聖上曰：「此卷文章極好，可以中得狀元，望我主准奏。」上曰：「文章雖佳，但嫌墨色太淡。」和珅曰：「正在墨淡能寫得好字，方稱老二，中但第一值得無疑。」上曰：「卿家話可中則中之而已。」遂取為榜首。剝開榜，唱名曰：「第一名狀元係王以銜。」

狀元想中與西賓，淡墨為憑事有因。

用盡巧言施盡計，誰知第一屬他人。

聖上發怒，話和珅曰：「卿家，你話寶東臬唔識文章，中錯王以銜兄弟。何以你又取得佢中狀元呢？平地風波，多生議論，總係卿家糊塗之過。」罵得和珅滿面通紅，羞慚無地。和珅暗地歎曰：「暇！暇！咁古怪呢？本來：一個淡墨卷，為何又多一個來？真真不可解也。」誰知王以銜殿試之日，想起細佬被逐歸家，大總裁因我降級，功名兩字，水淡心灰，就係點得翰林，不外如是。故此墨都懶磨，順筆寫去，遇著和珅以為西賓之卷，盡力吹噓，以至大魁天下。所謂人算不如天算也。

聖上准寶東臬復回原職，著王以銜第二科來京殿試。以銜遲一科，亦點翰林。以銜官至尚書，以銜亦官顯職。

在王柱偉之父當日所為，多不合眾，必有暗地笑之而罵之者。而彼則曰：「盛月新，財源滾滾。」未嘗不曰：「你笑即管笑，

你罵即管罵，你不妨學嚇佢咁樣本事，咁樣發財呀！」

俗人哈明有等，又話真咯學佢，都唔錯。任你至忠直、至慈祥，好之又有姪佢多錢，又有佢咁大福。買田買地，生子生孫，似乎天亦要順其心而就其計也。若謂陰謀暗算定必發財，何以世上好多週身八寶計多過米，曉做光棍，曉謀害人，日撈日縮，到底依然貧困也？若話唔奸頑，難挽得錢駛，何以世上好多愚愚直直、忠厚至誠，小有人請佢打工，亦有人出本與佢做生意，而且不知不覺又發財矣？做個樣就個樣矣，今王公之財發十萬也，非因刻薄而得，實因修福而來也。刻薄要發財，忠厚亦要發財，非因忠厚發少的，而刻薄發多的也。天以財一萬報你前生之善，而你好刻薄，又留後世之殃。所謂祖公個世唔修，留到子孫個世折墮矣。王柱偉年少而生九子，共以好命稱之，豈知其收債鬼也。及後大積陰功，救人無數，其仔即見快高長大，無病無災，豈料風掃瓜棚，盡行傾跌，一個二個倒地無存。無怪王柱偉之心傷，即旁人亦有不服矣。假使王柱偉對人曰：「我九個仔死乾淨，將來生過幾個好仔，要孫中會元狀。」無人必笑之而不信矣。總之，前生、後生，自己亦不能知而記，或凶或吉，鬼神亦未必顯而言。而以眼前順境，信前生定有修行。

現在奸心，斷將來無好處而已。